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宋德鴻

大易擇言卷十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正義 徂徠石氏曰凡隨之義可隨則隨若唯隨之務不以

正道安得亨乎

伊川程子曰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動而說

隨之義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折中曰彖以二體言之震剛下兌柔以卦畫言之剛文下于柔爻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此卦名為隨之第一義也其辭曰元亨又曰利貞无咎者明所隨必得其正所以終元亨之義也然則卦義所主在以已隨

人至于物來隨已則其效也若以為物所隨為卦名之本義則非矣

辨正 紫陽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正義衡水孔氏曰剛謂震也柔謂兑也震處兑下是剛来下柔震動而兑説既能下人動則喜説所以物皆隨從也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廣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

安定胡氏曰震以動其性剛兑以説其性柔今震在兑下是剛来而下于柔也猶聖賢君子以至剛之德至尊之位至貴之勢接于臣而下于民故賞罰

號令一出于上則民皆說而隨于下也

童溪王氏曰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之義来下于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者也物安得不隨之乎動而說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

喬氏還一曰剛下柔而陽隨陰以我隨物則物自隨我而動罔不說此大亨之正道也人同此心天下有不隨之者哉

辨正 吳縣陸氏曰隨時王肅作隨之隨時之義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嵩山晁氏曰案王肅得之

紫陽朱子曰當從王肅本

存異 會稽虞氏曰否乾上来之坤初故剛来而下柔

伊川程子曰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来下于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爲隨之義

紫陽朱子曰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謂內卦則坎之中爻來居于初外卦則離之上爻來居于五也皆剛來隨柔之義

愚案童溪王氏有言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非也乾坤重而爲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于卦變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其論甚

善古易家欲求上下往来之説不得已而出于卦變本无義理後来莫不承用伊川最不惑于羣説亦為此言至此處本義之論卦變尤覺支離不可以其出于朱子而遂信之也至上下往来之語自有其故前于訟卦已略言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正義翟氏子玄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

入宴寢而休息也

紫陽朱子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又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兊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伏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存與伊川程子曰雷震于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

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

愚案澤中有雷本取不動之義故以嚮晦宴息明之蓋隨時之宜動者易見若雷藏澤中則動者亦靜而隨時之義无為可見也程傳說不可從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正義衡水孔氏曰人心所主謂之官渝變也初九无應无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能渝變也唯正是

從故貞吉也所隨不以私見善則往隨之以此出
門交獲其功
臨淄房氏曰出門有功先擇後交
紫陽朱子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
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
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
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
以戒之

愚案初九震體而處隨之時動而善變者也故曰官有渝陽剛為隨之主能變動不居以從乎正則隨道之本也故曰貞吉門者人所當由之路出門交者即從正之謂故象傳既言從正而又曰不失言不失其正乃所以為從正也舊說以出門交但為不牽于私義似未晰

通論伊川程子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

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茍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中溪張氏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来下柔為

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變而從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于私則有功而无失矣

石澗俞氏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為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

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爻係者隨而攀戀

不舍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攀戀相

隨不舍故皆言係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

不正則有悔吝正則无失而有功

石澗俞氏曰卦以陽爻為主為主者故不當隨人而

陽亦不當隨陰然以正從正則隨道之當然也

愚案初言有渝自屬以動處隨之故若謂剛在上為正今來而下柔為變則傳何以不言從變吉而反言從正吉也且剛上柔下定分固然而剛之大用則无過于下柔者此天下之至理而豈可謂之變乎蓋剛有正有不正變而從正剛之所以自謙不必遽言下柔而下柔之義在其中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辨正 愚案隨以自後從前為義六二前隨六三故曰係小

子後失初九故曰失丈夫此不知取舍而舍大就
小之象動而不得其正也六三前隨九四故曰係
丈夫後失六二故曰失小子此審于取舍而舍小
就大之象動之得其正者也王氏以初為小子蓋
不明以後從前之義且陽大陰小儒者之所共知
何至以小子目初九殊所未解
存疑山陽王氏曰居隨之時體分柔弱而以乘夫剛動豈
能秉志違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已上

初處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

伊川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

紫陽朱子曰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通論伊川程子曰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于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于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于正則所謂有求而必

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存疑會稽虞氏曰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于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

伊川程子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于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于所近者上係于四故下失于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

紫陽朱子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

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既隨于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于隨為善矣

愚案下指二言王氏云下謂初下固多謂初者然乾傳之下不在田亦指二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辨正 愚案四非當位之剛又自動而之說隨有獲貞凶者言一有計功謀利之心則必害于道義也故因而勉之曰誠能專一其心而以道義為隨明哲為用則不至于失其正而有咎矣舊說謂獲為獲三而以震主之大臣明之雖若有理未敢信其必然也

存疑 山陽王氏曰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己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

失于臣道故曰貞凶雖違常義心存公誠著信在

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伊川程子曰九四以剛陽之才處臣位之極有獲謂

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

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

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

哲處之則又何咎

紫陽朱子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

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通論 梅巖袁氏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愚案傳之意蓋謂以有獲為隨則不足與于正誼明道之事而所為不得其正其義凶者言違理則凶

易之所謂吉凶非常人之所謂吉凶也不可不知

存疑 伊川程子曰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隨善而已

誠齋楊氏曰九五以陽剛居兌之中正為一卦說隨

之主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

孚誠也嘉善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通論

折中曰案當隨之時居尊位而有正中之德則所孚者

皆善矣初五皆言吉而五尤吉以其中正故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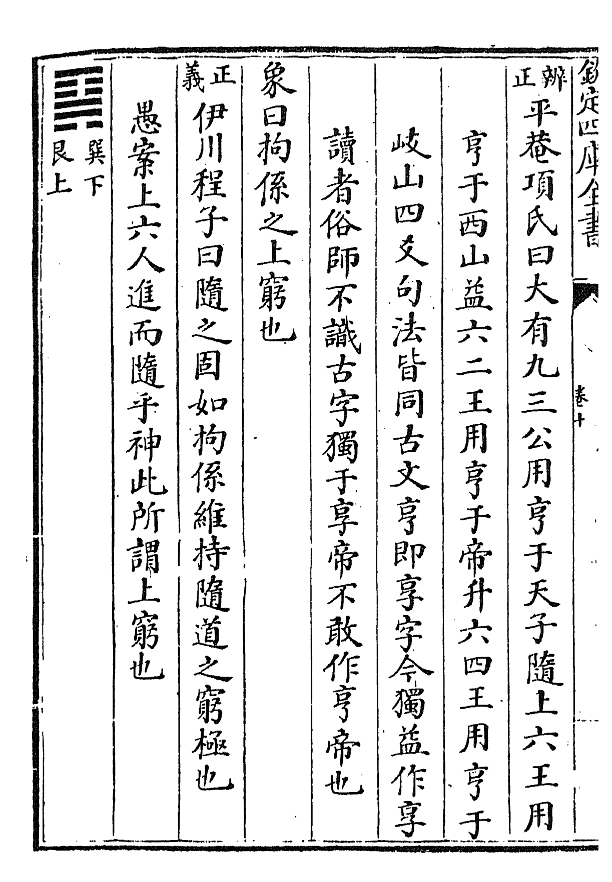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正義　紫陽朱子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

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又曰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于鬼神乎之意

東萊呂氏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詩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文



辨正　平菴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于享帝不敢作亨帝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愚案上六人進而隨乎神此所謂上窮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正義扶風馬氏曰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

伊川程子曰蠱事也蠱乃有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

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辨正　愚案序卦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又曰蠱者事也可

見蠱以訓事為正事而曰蠱者以天下有事則有壞壓方掃而旋積垢已拭而即停治蠱而謂之蠱猶已亂而謂之亂也然則蠱不可直以壞訓矣程傳承王輔嗣之說以蠱訓事于理為長○先甲後甲之說宜從程傳若羣論紛紛殊覺穿鑿解經似當以理為斷

存疑衡水孔氏曰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後甲三日取丁寧之義

故用丁也王注與此小異

紫陽朱子曰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後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雲峯胡氏曰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

後甲三日也然則上艮止下畀巽所以為蠱于艮得先甲三日之辛于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治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辨正 愚案蠱為有事之卦而成于巽艮二體言治事者當用巽之柔以得乎事之理用艮之剛以要乎事之

成則事无不濟矣此蠱之所以元亨而天下治也

詳觀彖傳文義其理自明王氏但言不競爭程傳

但言止于巽順義皆未確朱子力主剛上柔下巽

而止為致蠱之由蓋徒有見于卦名為蠱壞之蠱

而不察彖傳之文義且不知剛上柔下易中未有

言其不美者巽入艮止亦未有言其不美者遷就

經義以合已說非所敢附和也

通論

山陽王氏曰既巽又止不競爭也有事而无競爭之

患故可以有為也

伊川程子曰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于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來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餘論

誠齋楊氏曰蠱壞矣而曰元亨而天下治何也蓋亂為治根蠱為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于濟大難往有事也

石澗俞氏曰往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往有攸濟不可處之于无事之域也丈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視其獘而弗救也

存疑童溪王氏曰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息而无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于已安已治之中遂至于敗壞而不可為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

紫陽朱子曰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于蠱壞了○又曰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

便止了更无所施為如何治蠱○又曰剛上柔下巽而止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

存異伊川程子曰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

紫陽朱子曰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

愚案剛上柔下本以卦言非以爻言也故言卦變者

失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正義 隆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釋褐楊氏曰振萬物者莫如風育萬物者莫如山

蒙齋李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民德敗

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可也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

蛟門沈氏曰風遇山而回物皆擾亂是為有事之象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

折中曰諸家以振民育德俱為治人之事與傳義不同考其文義似為得之蓋治己不應後于治人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

其德也在巳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紫陽朱子曰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巳治人之道也

石澗俞氏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无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于山下為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事之首始見任者也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為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故曰有子考无咎也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

伊川程子曰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

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紫陽朱子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通論　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

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云考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餘論
平菴項氏曰幹父之蠱迹若不順意則承之也迹隨時而遷久則有敝何可承也孝子之于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

慈湖楊氏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

楊氏文源曰前人以失而致蠱未必无悔過之心幹父之蠱乃承考之意而置之无過之地也此聖人

以子之賢善歸之于父為訓之義大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辨正　愚案蠱之諸爻皆以父言之以天下之事无非前人之所遺則皆有父之義焉九二獨言幹母者以巽體而居内卦之中有門内之象門内之事統于母則以母為前人矣此爻蓋專言門内之治也夫門内之治恩揜義宜巽順而不宜剛直此不可貞之說歟舊說以母指六五而謂為真治母之事者不

能无誤且九二之幹母為指六五豈六五之幹父

又當指九二乎所謂不成文理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于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巳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

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

紫陽朱子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不順故无大過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通論汴水趙氏曰重剛之才則小悔固所宜也然蠱由以亨何大咎之有

雲峰胡氏曰與其為六四之過于柔而吝不若九三

之過于剛而悔故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于剛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

愚案趙氏胡氏二說雖亦有理然終以傳義為正方切于巽體之九三者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虛齋蔡氏曰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

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正義會稽虞氏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肖静劉氏曰强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六四體

艮之止而文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令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

通論

紫陽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

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

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愚案六四止而不得其正此守先業而不能有為之

象夫事而謂之蠱者以其不修則壞也裕蠱則不

能修矣過此必壞故曰往見吝程傳之說似不可

從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

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道論潁川荀氏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

汴水趙氏曰六五德位適剛柔之中用以幹蠱宜有休譽用譽則蠱之亨可知

梅邊熊氏曰諸爻稱幹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于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

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

鄭氏孩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幹蠱而親不失于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

存疑伊川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而下應于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紫陽朱子曰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

可致閫譽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傳義以六五之用譽為九二承之以德于二五相應之例則合而理殊難曉蓋承之為言未有隔爻位而相取者且以此為指九二則初之承考豈又為一例乎　折中辨之宜矣○荀氏言承陽其意猶與傳義有别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六五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

之蠱者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九居蠱之終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狥時既不得施設

于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紫陽朱子曰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戒謂不能如此則凶也

張氏彥陵曰陽剛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无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

存疑 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于君事猶子于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于父母有不可自諉于事之外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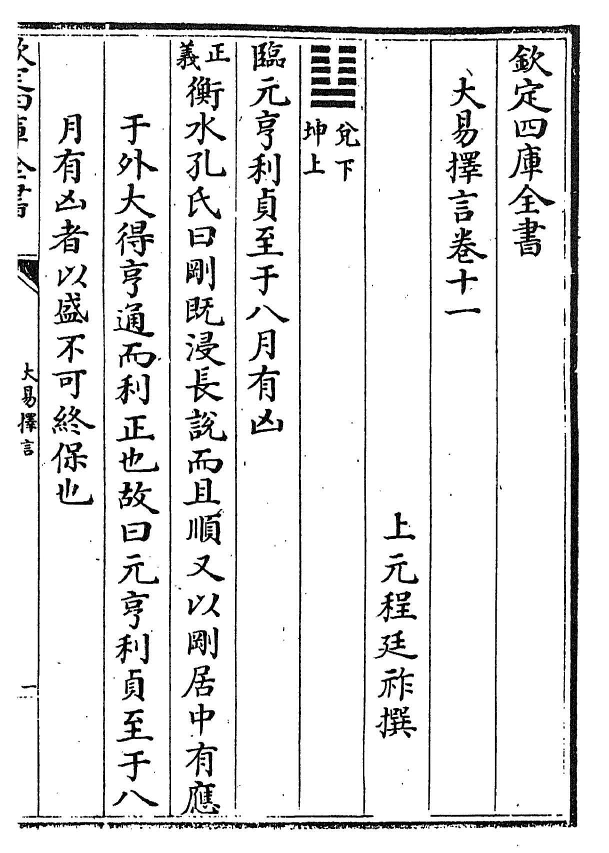
愚案爻之言父以天下之事為前人之所遺也幹蠱
萬包君臣經无以父指君之意自舊說定以五位
為君此義不明久矣胡氏說甚支離既謂下五爻
臣于君事猶子于父事則上九為潔其身而亂大
倫者矣又謂君臣當以義合豈下五爻之父事其
君者即不以義合而亦可乎至建安邱氏謂六爻
取家事為象上為父故本爻不稱父而他爻言父
五為母故本爻不言母而他爻言母在下四爻則

皆子也又曰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上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其言皆為巧而病理蓋不事王侯者言王侯之事乃為幹蠱之事非以父指王侯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于世務不臣事于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大易擇言卷十



大易擇言卷十一

上元程廷祚撰

䷒ 兊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正義 衡水孔氏曰剛既浸長説而且順又以剛居中有應于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盛不可終保也

伊川程子曰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满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

紫陽朱子曰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

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

語類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朱子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

秋山王氏曰二陽上進前順而无阻故曰元亨

雲峯胡氏曰諸家臨字訓近訓大只見上臨下不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迫于

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迫于柔也葢復者陰之極而陽初来也臨者二陽皆来而迫于陰也故復亨而臨大亨

愚案卦成于二體有取義于上下者有取義于内外者若此卦之名為臨以二陽臨四陰此取内外之義猶泰否之乾坤也解者不明此義但為以上臨下之說故多不合至二陽爻謂之臨而四陰爻亦謂之臨者四陰蒙二陽為名猶履卦柔履剛而外

卦三剛爻亦莫不曰履卦類此者多也以為剛柔

互相臨亦誤

通論橫渠張子曰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于爻變陽至三便為之戒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過中之戒也

雙湖胡氏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

曰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故得具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于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也

存疑會稽虞氏曰陽息至二與遯旁通臨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為八月

山陽王氏曰八月陽衰而陰長此說不計爻畫但以天時之八月言之故

孔氏云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正此意

衡水孔氏曰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于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故八月有凶也此以否卦對言

伊川程子曰八月有凶謂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紫陽朱子曰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

于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

愚案于臨觀二卦反對臨為剛浸長之卦以四剛之一消一長計之凡得八爻正合八月之數而臨為觀矣八月有凶其義甚明隆山李氏亦謂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

其說頗長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

通論紫陽朱子曰言雖天運之自然然君子當知所戒

折中曰案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皆釋卦名也蓋卦剛浸而長則陽道方亨有說順之德則人心和附

剛中得應則上下交而志同此其所以德澤及于天下而足以有臨也此亦如泰之取義兼交泰與消長而意見正道之盛大故夫子釋之曰臨者大也若但以臨為陵逼小人之義則于卦爻之辭多有所難通者

餘論

建安邱氏曰浸有向盛之意夫復姤一陰一陽其氣甚微泰否三陰三陽勢已均等皆不可言浸惟臨遯乃陰陽方盛之時故以浸言之

陸氏庸成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来之期曰八月言陽来之期曰七日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正義劉氏長民曰岸高于澤俯臨之也

伊川程子曰澤之上有地澤崖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于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

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疆之義

紫陽朱子曰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彖言以剛臨柔自下而長以臨上之四陰也象言以高臨深自上之坤以臨下之兌也

愚案澤上有地取自上臨下以明臨字之義又大象例皆順取故其言如此然與此卦命體之故未嘗

互異也○又案序卦傳臨者大也詳玩彖爻无取

大字之義不必附會

餘論 山陽王氏曰相臨之道莫若悅順不恃威制得物之誠故物无違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雲峰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虛齋蔡氏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也教人以善謂之忠味忠之一字方見此之所謂教

思者

又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可見君子教思之无窮民吾同胞以至鰥寡孤獨皆吾弟兄之顛連无告者也必使皆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君子之容保民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

正義 會稽虞氏曰咸感也

山陽王氏曰咸感也應也

伊川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于陰

童溪王氏曰咸感也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

九當君子道長之初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

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履正之人故曰貞吉

隆山李氏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

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辨正

愚案咸與咸卦之咸同義以内卦說體而卦為臨初

與二方長之陽其氣足以感動羣陰故皆謂之咸

臨先儒皆以感訓咸本義始訓為徧无論易中初无是訓且與說體取義不協矣當以舊解為正

道論 伊川程子曰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

存兕 建安邱氏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

愚案邱氏附會本義而愈失之與說體取義之意一无所當然其說足以惑人不可不辭而闢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所謂貞吉初九之志在于行正也

建安邱氏曰當臨之始初能固守其正則陽剛浸長羣陰退聽而得吉也以其未當臨陰之任故曰志行正而已

愚案初九居臨之始當說之初聖人慮其少得而自

足則浸長之剛不可望矣故爻辭係之以貞而傳曰志行正也皆勉之之辭邱氏以志行正為未當臨陰之任故云失之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

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虚齋蔡氏曰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

剛中則貞无待于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辨正嵩山晁氏曰胡先生云未字羨文

紫陽朱子曰未詳

愚案命以已然之定分言臨為浸長之剛而二適當

之剛已至此方日引月長以造于盛陽之境而豈

聽其止于是而巳乎未順命者所以深明浸長之意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正義 山陽王氏曰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紫陽朱子曰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愚案臨之為卦以剛爻得名而柔爻即因臨以起義以明臨物之道而已有謂象取剛臨柔爻取上臨下者非是六三之甘臨說不以正近于違道干譽之事夫違道干譽頌聲雖作而无及人之實效无攸利也憂之謂憂其無實效也能如是則可以无

咎矣先儒但以甘說臨人為說而未暢厥旨爻義終以不明或以樂于勢位者當之義雖可通然覺少遠宜從舊說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通論

折中曰三之爻位不當而四之爻位當故其德有善否然三之所處位高勢盛不可甘也而甘之此其所以為不當也四之所處與下相親最切至也而能至焉

此其所以為當也是為借文位之當不當以明所處位之當不當易之例也

六四至臨无咎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于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童溪王氏曰四以上臨下其與下體最相親故曰至

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于此也

愚案至者懇到之意甘偽而至則誠義正相對故三位不當而四位當臨者以上視下之名經亦泛言其理耳若必謂四之所臨者初則卦之初九而六四者多矣豈皆可以謂之至臨而位當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愚案坤之六三象曰知光大也而此爻又曰知臨聖人專以坤言知者蓋知為收藏之德而坤主收藏

之地故坤之文辭曰含章說卦傳曰坤以藏之此

文所謂知臨者言五有明覺之用而藏于内則在

下者不病其難近而將各效其能以至于前為合

于臨天下之大道也解者泛引舜之大知而不求

坤之所以言知者猶未為得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正義沈氏守約曰能以其知行中者也

愚案中為天德行中則所用皆天德而非復察察之

謂矣

餘論 平菴項氏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能用中也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則謂之不知孔子以行中解大君之宜而知字之義亦因以明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于臨也

楊氏文源曰處臨于終有厚道焉敎思无窮容保无

疆者也如是則德厚而物无不載道久而化无不成

通論　紫陽朱子曰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于五爻謂之敦復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正義　張氏彦陵曰志在内即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將天下國家置在度外雖有些小德澤終是淺薄

愚案志在內張氏說正得敦字之旨非謂應初二之陽剛也先儒說卦之例以上與三為相應至此卦以初二兩爻為重且四與三同為陰爻勢不能不以內指內卦而幸其說理之无弊也然應之為說其不足信亦可見于此矣

存疑伊川程子曰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紫陽朱子曰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

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内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内與二陽應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正義 伊川程子曰凡觀視于物則為觀平聲為觀于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

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紫陽朱子曰觀者言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

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又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此說亦失之泥

又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

石門梁氏曰盥而不薦設辭以見其潔清之至而不輕自用耳猶中庸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于未言動之時故聖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無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時所以化民者尤有不言之妙焉蓋其篤恭之極如臨大祭而孚誠之念存于中顒然之容見于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從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

次崖林氏曰盥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耳盥而不薦就祭祀上說則有孚顒若亦是就祭祀上說爲觀之意則在言表

辨正 或問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

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傳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案本義是以前說為長今又謂後說合得彖傳未免自相矛盾實則彖傳之下觀而化乃發明于彖辭之外也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于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于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愚案觀本陽消之卦以九猶居五故取義于觀瞻而不言陰盛然陽而僅足以觀此猶東周之稱共主天下奉之以虛名而已程傳謂修德行政為民瞻仰是无異于盛陽矣玩五上二爻之辭自知其誤

通論 泉峰龔氏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在陽長之卦固主

于陽而言在陰長之卦亦主于陽而言主于陽而言者所以扶陽也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何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正義會稽虞氏曰孚信顒有威容貌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美也聖人退藏于密以神明其德故設教而天下服矣

山陽王氏曰統說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伊川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

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唯聖人黙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龜山楊氏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于誠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无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一聖人以神道設教所謂神道誠意

而已誠意天德也

漢上朱氏曰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涗手而後酌酒涗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盥者未祼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爲順敬之貌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莫不有敬順之心也

紫陽朱子曰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

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是盥而不薦之義

復齋趙氏曰大觀在上統謂二陽中正以觀天下獨

舉九五

秋山王氏曰觀示天下之道其誠意精一常如始盥

之時則觀感之下莫不從化焉有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之妙

通論 平菴項氏曰神道者形容觀字也凡有言有事者皆

以迹治未可以為神也觀則不言不動相觀而自

化此所以為神也不察者以為别有神道是不達觀義也天不言而四時自不忒此天之神道也聖人恭已无為而天下服其至教此聖人之神道也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味此二言可以知觀道之神矣

草廬吳氏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妙天道于不測其應捷如影響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餘論汴水趙氏曰助祭觀禮者立于庭下惟見沃盥之儀

至于奉薦則可望而不可親盥而不薦羣陰在下

之義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正義九家易曰風行地上草木必偃故以省察四方觀視

民俗而設其教也

劉氏長民曰風行地上无所不至散采萬國之聲詩

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

伊川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游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廵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

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為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无咎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道論

山陽王氏曰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之為吝

紫陽朱子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文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亭林顧氏曰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為之則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正義 秋山王氏曰卑下而无遠見在凡民為可恕在君子為可羞

六二闚觀利女貞

正義 會稽虞氏曰女貞利不淫視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居内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存與侯氏行果曰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

伊川程子曰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兼山郭氏曰男女吉凶不同故恒卦曰婦人吉夫子

凶則知利女貞者固為男之醜也

愚案內卦坤體而二居中其在于觀有闚之象爻係以利女貞而象傳言亦可醜者此言闚觀本不足以為正也非謂于女則貞而非女則可醜也自侯氏行來始為君子則醜之說而程朱並同之反復尋繹斷然為經義之所无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辨正愚案六三一爻側身羣陰之閒而處暗體之極其无

能為善可知以其德出于順故徘徊瞻望之情多而奮然獨往之勢少覲我生進退我謂陽也言六三雖无決然不順于陽之意而惟視陽德之盛衰以為進退爻之實義蓋在于此而先儒率以君子之審于去就者當之果爾則聖人當係以无咎悔亡之辭而象傳亦不當僅曰未失道而已此卦舊解中平菴項氏說頗有見學者參之可也

道論平菴項氏曰初二爻皆小人之安于下者也故獨論

其德以為非君子之事而已六三以不正之陰處下卦將革之時遂有窺伺君子之意論其情狀又在上下之交故有進退之象觀以九五為主六三所稱之我即九五也

存疑衡水孔氏曰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為童觀近則未為觀國居止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時可進則進時不可則退故曰觀我生進退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于巳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吝以能順也

紫陽朱子曰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巳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又曰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

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

施之當否而為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觀以四陰逼二陽六三尚用觀以伺之

而不敢必進者以陽方中正未失道也象辭指所

敵言之而諸儒往往求之于本文所以未得其說

也象辭稱未者觀終當為剝方長之勢決不但已

特未而已非終于不進也

愚案六三懷進退之心而其惡未著未失道即指六三可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于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正義　伊川程子曰觀莫明于切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

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于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于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

賁

通論　保齋劉氏曰九五大君觀已所為以儀型天下初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女子惟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最明故曰觀光賓王

蓋諸爻皆就五取義也

愚案臨以下卦二爻為主餘四爻則因臨起義而命之曰臨者也觀以上卦二爻為主餘四爻則因觀起義而命之曰觀者也故觀之下四爻不過各以

所居之位而言其所見之不同如此耳如闕則以

為闕五觀又以為觀五亦可謂泥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存疑 衡水孔氏曰以居近至尊之道志意慕尚為王賓也

崔氏憬曰得位比尊承于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

王庭故以進賢為尚賓也

伊川程子曰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此即

孔氏說

慈湖楊氏曰言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

愚案尚賓有前數說竊疑尚猶言貴也此釋利字之義言六四巽體柔而知附于剛所謂觀國之光也觀既至此則惟以賓王為貴而不可更自引退以終于闇昧也此所謂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正義紫陽朱子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

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又曰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民臣之從違可以見自己所施之善惡

秋山王氏曰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以觀天下此君子之道也天下皆仰而觀之在五又當觀已之所行必一出于君子之道然後可以立身于无過之地

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辨正 愚案九五位于四陰之上雖在下之推戴如故而其

勢實孤且危當此之時欲挽未厭之天心非修德勤政其道无由也觀我生者修德勤政之謂也君子即指居五位者言能觀我生則居此位者可以无咎矣有危而勉之之意焉若謂合于君子之道而後无咎及泥于觀民之說而曰天下皆君子而後无咎以文義考之恐未必然

通論

平菴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

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即唐武宗之時內而宦者外而牛黨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

石門梁氏曰聖人于卦取大觀之義而于四陰爻則不言陰之害陽而但言陰之仰于陽然自五言之則陰之盛長陽不可以不慎也故九五之爻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若自失其道則在下之陰皆吾之害也能无咎乎

衡水孔氏曰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者

則无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以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我生出于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

否當觀于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

察已之道是也

紫陽朱子曰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

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道論

平菴項氏曰五為一卦之主以中正觀天下為天下

之所尊仰凡言我者皆指五也卦以四陰進逼二

陽初稚二貞未有陵陽之勢六三不正之小人其

志剛躁將進而逼陽以成四陰之勢者也特以九

五中正尚未失道故未敢遽進方觀九五之所為以為進退故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為九五者知其如此則當自觀我之所生以為休咎之決民向之則我為君子民背之則我非君子也故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即在下之衆陰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正義紫陽朱子曰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

有主賓之異耳

平菴項氏曰上九當剝之時在卦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已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即剝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而為坤陰不進則陽存而為碩果道之興廢皆未可知故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潛室陳氏曰上九雖无位亦下之所觀瞻故亦當自

觀其所行但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

通論 愚案此卦下四爻之觀觀人者也上二爻之觀自觀者也九五得位居尊故我之上九身在事外故其之皆自觀也五之自觀在政教故曰觀民上之自觀在德業故曰志未平王輔嗣以觀其生為為民所觀失之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大易擇言卷十一